



織
綢
冊
湖



15
1300
2

七
之
十



門 15
1300
卷 2

鐵網珊瑚卷之七

宋李唐長江雨霽卷

李唐山水落得老蒼但恨乏古意
耳然自宋南渡以來未
有能及者為可寶耳

子昂題

煙雨樓臺掩映間畫圖渾是湖江山中原板蕩誰回首只
有春隨鴈北還至正癸亥八月三日題于破楚門之宴館

蓆帽山人王逢題

幽人避俗老江湖誰寫高標入畫圖安得與君同海上釣

鐵網珊瑚

卷之七

二月十四日

竿和露拂珊瑚

江邊漁者李應庚題

日暮空林新雨過茅堂咫尺寄巖阿携琴若到王門去輪
與寒江一釣簑

張雨題

雨歇江邨雲尚濕翠微深處客方歸白鷗飛盡漁歌起小
艇冥濛帶落暉

于庭題

江雨晚初霽楚天清景秋林深木葉暗山遠煙光浮欹斜
露草閣隱約認漁舟撫卷北平下令人思遠遊

顧安題

金銀樓閣擁林花無數雲山帶晚霞鐘鼓不聞人境寂風
光都屬釣魚家

永嘉祖平題

風雨橫江白日昏寒林飛葉近前村馬行天際人驚墮龍
起雲中艇欲騰虛閣不妨閒自倚牽蘿常在待誰捫舊遊
夢斷今看盡思得新詩寫石根

吳郡顧敬題

故國江山入暮秋煙波留得後人愁古今不預興亡事只
有滄浪獨釣舟

吳僧妙聲題

斷崖雜樹綠參差水面軒窓近夕暉扶策爲誰能遠望不知秋露濕人衣

蔣堂題

草草衣冠已渡南李生飛墨潑煙嵐晚雲欲雨江天黑應有蛟龍起碧潭

遂昌山樵題

一天風雨暗江南道上行人冒翠嵐何似滄浪老漁父蕭蕭策笠釣寒潭

孟楠次韻

石徑崎嶇客路難亂山空翠襲衣寒爭如漁父秋江上萬頃煙波一釣竿

雪灘王朝臣題

風雨昨夜作乾坤終日昏出山雲似墨綺第閣爲門顛木千章亂驚波萬丈深扁舟何壯矣浪吐復還吞

張遜題

巖阿雨過綠生煙江濶雲低不夜天崖石漫鐫元祐黨畫圖猶記紹興前

朱德潤題

濕雲着樹易爲雨古樾欹澗不知秋南山真意無人領大

海吞天浮釣舟

鐵篋題

長江雨霽見前山老樹如雲蒼莽間物景壯年曾歷覽白頭奔走未知還

黃潛題

元王濛畫着色桃源圖

溪山盡處避秦人遠近桃花歲歲春我欲扁舟覓仙路武陵何處見通津

桐江俞和題

元王濛水墨丹臺春曉圖

右篆題後篆書云至正十有四年五月吳興王叔明爲子安作上無題佳品也

沈石田臨王叔明劍閣圖

右紙着色上有跋云王右丞劍閣圖黃鶴山人倣于至正間沈周又傳其本爲思耕兄贈可謂愈遠而愈失其真矣成化庚寅夏五志

元倪元鎮畫竹石一幅

採蓮涇上漣漪綠苔石幽篁依古木遇着幽人周傑翁邀予把酒清池曲

予邂逅仲傑隱居于採蓮涇上戲寫此圖并賦詩爲贈

至正癸亥五月二十三日倪瓚

臥食黃精鬚髮綠情似萬花身似木忽然市上肆墨煙濁
酒一卮歌一曲

樵介和雲林翁遺村子

雲林先生瞳已綠江村老叟身如木遙情却寄倪夫子不
問鏡湖纜一曲

熙僧持此將去近村叟又復題此

山瓢倒瀉瀟湘綠道人有似段于木踰垣不知酒在尊歸
來醉按琴一曲

高生啓題饒介之所書

珊瑚紅映琅玕綠也知不是凡花木雲林無復見幽人人
世空傳採芝曲

天香秋染新袍綠敘別尊前歌伐木登樓目送渡江人十
二欄干倚雲曲

天全爲友人顧贛州子崇善上舍題

淇水仙人掛新綠足躡雲根登若木此去金鑾獨對時誰
能和得陽春曲

山陰駱吳題

隱居待價如結綠茅屋蕭然依喬木藍輿不到五侯家只
在夫椒與句曲

帳望雲林消故綠無人更識雞登木天寒歲暮抱琴來爲
君重奏相思曲

彭城劉珏題

白雲下映深潭綠周翁宅畔多喬木清暉曄曄可娛人目
送秋鴻彈古曲

芙蓉山下苔痕綠一代清風吹墓木畫裏題詩和者多誰
言此是巴人曲

雲林子以書畫名一時然性狷甚非當其意者不與彼
周仲傑者何人乃辱與之不吝而使至今知其詩者尙
知有傑焉其亦老杜之黃四娘長公之林行婆也耶余

友顧崇善雅好畫其藏此意在雲林耳亦豈以傑故哉
時成化己丑之歲季秋十有七日吳生寬初寓南都之
珍珠橋書樓對紫金山爽氣誠佳

王用古筆

淇園過雨驚潑綠老節凌雲依古木春雷一夜長孫枝載
和虞廷九成曲

吾鄉顧氏自入國朝祖孫三代皆以辰年登第世謂之
三辰進士信奇遇矣故是詩云云雖然由崇善而上則
三辰進士由崇善而下其數不止此且不必皆以辰也
吳瑄跋

玉碗濃分荔枝綠醉毫還寫山川木老材無用不足論根
到九泉那肯曲

姑蘇臺下藤蕪綠清閨閣前狐嘯木于今畫裡見清冷何
待貞元供奉曲

情癡馬愈和

九龍山前春草綠老眼何人識喬木清風聊寄剡溪藤吳
人盡和陽春曲

東市高生髮猶綠犧尊自古災嘉木朱弦玉軫尙依然誰
寄廣陵散一曲

倪雲林畫太史詩皆百年前奇寶也進士顧崇善徵題

乃賦二首一以思雲林一以傷太史云

華亭張弼題

雲林水墨非青綠幻出天然美筠木饒高二老融心神一
唱三歎歌清曲

錯刀劈出淇園綠縮文寫就靈槎木倪仙逸筆妙天機賞
鑒人人慰心曲

東原杜瓊題

鄉貢進士顧崇善持此軸求題余闕之乃吳中先進諸
公書畫也創之者倪公元鎮詩而和之者高公季迪饒
公介之其上所書則饒公筆也三公皆作古人難得其

真蹟今並得之是誠三絕崇善舊從予遊余每愛其篤學有雋才且好蓄古書畫雖然崇善有大抱負建功立業在彼不在此也成化乙酉十月望日敎授臨川黎擴大量跋

沈啓南畫蠻容川色圖大幅水墨

國初金華宋學士每見蠻容川色謂是上古精華不忍舍去其好古之心爲何如哉余居荒僻無可目擊其勝但以毫楮私想像之楮袖塗抹又不得探繪事之旨惟徒勞于心耳然繪事必以山水爲難南唐時稱董北苑獨能之誠士大夫家之最後嗣其法者惟僧巨然一人而已迨元氏

則有吳仲圭是三人者若論其布意之趣高閒清曠之妙不能無少優劣焉以巨然之于北苑仲圭之于巨然可第而見矣近求巨然北苑真蹟已不可得焉若仲圭者亦漸淪散間覩一二未嘗不感其士大夫之脉僅若一線屬旒也亦未嘗不歎其繼之者難于今日也此余從劉完庵所臨中間妄爲損益處終自生澁于其所好竊自恕頗譬之盲者不拄杖無所得途也他日挾之以進金華見學士之所不舍者然後更加潤色之未知果能否耶成化十年二月二十四日石田生沈周題

元倪元鎮畫龍門獨步圖

雲林逸人爲復庵長老寫龍門獨步圖恩公昔住太平日
林下相逢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褊袒吃櫻桃此
詩爲伯雨外史訪斷江恩公所作者也余嘗與外史有師
友之義乙巳歲余訪復庵留山中者數日復庵誦此詩不
輟口余旣寫圖遂俾書于其上云倪瓚

元柯敬仲畫竹譜

右竹譜一冊元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九思敬仲所作雨晴
風雪橫出懸垂榮枯穉老各極其態殊不易及今監察御
史句容張公孟弼得之來需余題其後宋文與可善作墨
竹蘇子瞻亦嘗效而爲之至今名于世或謂其所寫皆以

意而不以形蓋以意則彷彿于理不以形則非膠滯于物
噫不拘于物而惟求于理者此致知之功君子之所當務
敬仲此譜其亦有志于前人者與豈研書吮丹之倫哉張
公得此而珍藏之且時取適于目其所尚者有在矣豈真
玩物耶用歸而書其後天順元年二月初吉朝列大夫國
子祭酒兼經筵講官長洲劉鉉識 余同年友監察御史
句容張公孟弼藏元柯丹工竹譜一冊余覽之而歎曰
當是時也李息齋畫竹似而不神趙松雪則神而不似然
得神于運筆之表求似于有迹之餘其丹工乎孟弼當寶
愛之以俟能辨之者天順元年夏東吳錢溥書于玉堂之

署抱遺道人謂丹工生爲天曆一文學之士至比之東方朔司馬相如或以丹工生之遇于天曆也識列鑒別特一畫史耳何取乎文學余竊疑之乃今見丹工生竹譜于京兆尹張公孟弼所其言竹之晴葉破墨曰此法極難非積學之久不能到又曰凡踢枝當用行書法古人能畫者惟文蘇二公又自以爲高彥敬趙子昂後獨解其趣以蘇文忠公之文學前古是追而不發乎此然則丹工生之以文學稱固有自哉况世傳其所自著建儲論招島夷文又多爲知者所稱則豈畫史所能畫哉而張公之寶重此譜亦豈真以其竹而已哉姑蘇劉昌欽謹識 古之畫竹者

多矣宋時論者獨以文湖州蘇東坡爲首稱豈非以其得竹之理趣而不拘拘于形似者然耶元盛時若趙松雪高房山李蘄工亦皆留意于此求其所以繼文蘇之妙則有間矣其時鑑書博士柯公求其所以獨繼古作其于文蘇駿駿乎可謂升堂入室者嗚呼一藝之微苟非有自得之妙趣卒莫能造其極况其大者乎監察御史張公孟弼家藏博士竹譜一冊其有闕者復求太常夏公仲昭爲補之夏公本工寫竹自王孟端之後獨步一時其運筆雖與博士不同而瀟灑清潤之趣亦自可重正所謂珠聯而璧合也聞以示余姑以識于後御史公尙其珍襲之天順元年

秋九月望後淮南蔣主忠書

姑蘇十二韻

凡士大夫之送別必爲詩以相遺者吾于三百篇見之也若申伯尹吉甫方叔召虎之徒其尤著者歟然則送別以詩古也或曰贈以詩而命以題者古歟則將應之曰古也春秋之世大夫之適他國者及告歸也則各歌其列國之風以送今載于左氏至于唐其詩甚盛詩之體雖變而其所以爲詩之意則存唐之時至于岑嘉州尤甚嘗觀其詩如出師西征則歌走馬川以送之使關西則歌函谷關以送之他如梁園青門等作不一莫不取其所之之山川風

土以發其興焉蓋亦古命題之遺意歟今吾友王君倬如以淮省之辟出戍于吳爲往來啣命之使今年之秋自吳徂杭將報命而歸士大夫之爲執友者祖道于北門之外歌姑蘇臺以下者凡十有二人俾余爲序嗚呼自天下反側雅道不作以詩相贈遺者益鮮吾何幸于今日見之然而兵興十載殘州邑焚廬舍墟里蕭條慘人心目求其所謂名園甲第爲遊觀之所而以山川風土發興者百無一二存也雖然天下非敢知也姑卽浙省言之則嘉州略稔以蘇州言之則姑胥爲最不知苑囿遊觀之地得復如昔日否耶君別此至閭門而止閒暇日詢故老問東吳之遺

跡讀其詩而考其故迹必有大感慨者矣豈徒爲詩而已
哉作詩者十有二人咸自列左方茲不錄焉至正二十年
秋八月朔王益謹敘書于白石山房

姑蘇臺

錢塘 凌雲翰

吳沼臺傾迹尚存英雄臨眺獨消魂
草間游鹿夜沾露城上棲烏日半昏
金鼓漸添新戰壘桑麻環接遠人村
秋風惜與王郎別拔劍哀歌酒滿尊

館娃宮

錢塘 周 璧

闔閭城外館娃宮響屨廊深輦路通
麋鹿臺傾紅粉散鳳凰簫斷彩雲空
非緣勾踐仇心切自是夫差氣數終
回首

題詩仍弔古百華洲畔越來東

越來溪

延陵 吳 益

胥門南望越來溪此地當年戰水犀
組練星馳新野外舩舳夜散石湖西
捧心可忍亡吳國嘗膽寧忘辱會稽
今日吟詩送君別江楓葉落雨霏霏

齊雲樓

三晉 張 齊

危樓傑出青雲表俯視烏背高峻嶒
舉手出簷星可摘把酒問月天宮聞
不分四時好臨眺最愛三伏無炎蒸
斷椽缺瓦今何在送子因之感廢興

採香逕

採香逕逕上吳娃行
晚日飛綠盎春風垂珮纓
朝採香暮採香
自言白日何曾忘
彩雲忽散蜨又去
樹頭啼鶯空斷腸
御溝流水聲漸咽
碧草年年自春色
畊人昨夜得遺釵
半股猶含舊啼血
我歌送君遊酒盡
不可留青絲絡馬踏
花去三十六宮明月秋

長洲苑

杭郡

俞友仁

吳王故苑枕長洲
秋日題書送客遊
鴟革已沉琪樹老
鳳簫初斷玉人愁
久看麋鹿啣花去
好為江山著意留
別後懷君定何處
祇應東望木蘭舟

百花洲

上林

申白

百花洲上花正紅
吳王避暑在離宮
洞房燭暎歡未足
移燈又向舟中宿
越兵一入西施老
嫋嫋芙蓉為誰好
雙飛只有鴛鴦鳥
山上紅雲是花鳥
採香逕蓮葉秋
吳人今說百花洲
最好百花洲畔景
青絲絡馬送君遊
送君遊惜珮鈞
水悠悠登彩舟

海湧峯

吳峯特起高穹窿
亭亭百尺金芙蓉
中有闔閭古其墓
父老彷彿傳遺踪
吳王一去幾千載
金精不復揚光彩
湛盧躍出秋水寒
至今池波湧東海
東海湧峯虎丘寺
昔年我亦曾遊此
王郎好探虎丘勝
為我追尋舊遊處
鐵花巖高

勢崢嶸男兒立功當鑄石我今作歌送君行青山白石難
爲情

寒山寺

錢塘烏鈞

姑蘇城外寺真在最高峯江影中天塔風聲半嶺松山川
留勝境歲月付遺踪君到楓橋宿應聞午夜鐘

白沙湖

白沙湖頭秋雨歇水底白沙白於雪浣紗女兒雙眉青日
向湖頭弄明月西風吹湖秋水生四鰓之魚肥可烹君今
泛舟客湖下斫鱸醞酒寬離情人生百年等駒隙佳水佳
山好行役明年客自白沙湖爲托新詩寄陳迹

垂虹橋

九江張附鳳

飛梁壓水勢崔嵬幾度凭欄首重回白鶴雲間窺黠竦金
鰲波上駕蓬萊霸圖漫恃三江險往事空餘百尺臺君去
尊鱸秋正美試停征棹一徘徊

三高祠

武林高杞

三高祠下昔停船極目江湖思渺然吳越霸圖惟子重晉
唐人物更誰先知幾自可逃昏主得句何妨動世賢今日
椽郎還過此爲揮塵壁補吟篇

元黃子久夏山圖

董北苑夏山圖曩在文敏公所時時見之入目沁心後爲

好事者取去不可復見然極力追憶至形夢寐他日遊姑蘇與友人作此追想模範盡意爲之略得彷彿掛一漏萬今歸之明叔獲在收藏之列但可觀其意思而想像其根源耳今老甚目力昏花又不復能作矣時至正壬午孟夏望日大痴道人書

宋趙子固蘭花

上題詩云枯柳梢頭寒尚峭古苔痕上雪初融紫葩纔拆深崖下十里林巒香露中右姑蘇徐桑泉所鬻余借掛蒼潤軒數日因歎去歲春首同祈澤寺僧元壽過天印山見蘭花滿谷行聞其香襲人衣袂近自挾之不知處所然

後嘆此詩之妙也右畫石上有戊午二隸書下有寶慶四年趙子固寫諸字詩在石上亦隸書真跡也惜絹素色微黯耳

元柯敬仲墨梅

上題詩云神清香冷護苔斑白玉堂前相對閒只隔遠山塵冉冉夜深清夢落人間

元蘇昌齡山水

昔年會踏廬山路每見雲山憶舊遊林下老僧誰復在空巖仍有白雲浮

立庵題

雲開春塢樹離離野水流花遠到池一侶館娃宮畔路亂

山斜石雨晴時 錢紳題

東坡居士非凡骨西礪先生是後身當日畫圖題咏處晴
窓喜見墨猶新

西礪乃蘇先生昌齡之別號也先生與倫先子交甚篤
故倫童稚時亦數侍先生之杖履今先生物故殆將四
十載矣一日公鼎友兄持此圖徵余題感念今昔爲之
泫然故寫二十八字于先生盛作之下聊申景慕之意
爾時辛巳秋九月張倫書于城西書樓

人家隱隱樹依依籬逕迢迢入翠微莫道空山無過客扁
舟常載一僧歸 葵丑生謝縉題

東風曉寒春雨晴南山照眼浮雲青白雲飛盡日乍出依
依遠樹間前村 林珣題

林光晃耀亂散彩巖扉掩霧舒煙屏我常南遊過湘水艤
舟湖上浸漁燈

年來好景落夢寐羞見鬢影垂星星題詩一律喚雲鶴緱
山相對吹雙笙

右水墨小幅紙鑿頭點簇極有董北苑筆意妙品也余
友陳叔行所藏乃祖遲宜公故物叔行又有李貞伯先
生與遲宜東論此畫云梅譜爲僞本無疑光弼詩亦非
真蹟惜不令陳文實得此一本以爲齋間清玩詩并跋語

幸與錄下畫軸清古立庵是俞貞木吳中老儒錢紳字
孟書終教諭張倫文伯自訓道荐爲御醫金聲字公丹
劉公素侍郎兄補之卷中留看幾日但不敢塵埋耳草
草奉復不謹應禎再拜堅遠先生通家乙卯閏十一月
初六日曉起呵凍記

文徵明山水

余友陳太史魯南每從予索畫不卽得輒出啐語比歲歸
自東藩以長箋見督其意亦勤明念早歲讀書思以文學
自見間留心鉛翰而立志不堅竟以藝事得名每爲不知
者所苦幾欲撇膠毀鉛以刷畫史之辱而未能不意故人
亦以此見諉深用愧赧顧其意不可終靳也勉強爲此經
營累日自爲老年精力已盡于此倘故人不以爲佳則是
區區之幸也嘉靖乙未五月八日徵明文衡山識

元趙子昂達摩一幅

誰識西來意遠將心印傳了知生死事囑付嶺梅巔
繞座花迎法雨開石盤穩似五天臺掌中心印雖明見却
要低頭顧後來

惟志題

老石蒼苔現法身阿僧祇潔淨無塵空山面壁誰人識笑
看巖花幾度春

高明題

元梅花道人墨竹一幅

至正十一年辛卯歲冬十一月陽生日梅花道人戲作于
椽林夢復窓下時冬暖晴日可愛書此以誌其趣

逃禪墨梅

用墨作梅花權輿于花光仲仁老山谷觀之曰如嫩寒春
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自楊補之晚出筆力豪
縱風度灑落仁老不覺已在下風此軸乃係晚年筆蓋寫
坡翁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誠可珍愛惜乎黃太史不及
見耳嘉靖甲申七夕滁陽張蒙孫子功書蒙孫字子功號
彘齋滁陽張氏冀國公後逃禪墨梅筆力老蒼有錐畫沙
之妙可爲墨梅第一若夫以形似求之則非善于觀畫者

矣水晶宮道人書

江南看畫梅一笑掉頭去墻脚籬邊溪岸傍高下橫斜知
幾樹江北看畫梅冷然慰思想低頭摩娑若嗅香觸我枯
腸詩句癢此圖况是楊補之不獨區區

摹寫雪蓋

蒼苔枝青白老鶴雛雛羽姑射仙人綽約姿冀北塵沙迷
人目見之便覺清堪掬我今援筆更鋪張

應當諸公

俗噫嘻方臯伯樂骨已朽但識驪黃與牝牡若滅若沒沙
正龍大行道入甘回首庸吏俗工都寫梅邈得精神知是
誰眼前不得畫梅者青山對我青崔巍

鄉貢先生金陵陳堅遠寓京師者久矣每以此卷自隨中

書舍人李應楨先生携過余兵部之天趣軒遂爲之題噫
堅遠亦未遇方臯伯樂者耶華亭張弼書近見補之梅二
幅而此尤妙品也堅遠寶之况二跋語亦世間奇寶耶東
海居士再題

蘄州陳氏多法帖古書名畫此補之墨梅卷其一也堅遠
來北京携以自隨而不暫舍豈以此花奇絕傲兀有類于
已耶雪霜貿貿中一展玩間儼然孤標逸韻之相對也屈
原作橘頌堅遠試爲此兄一援筆焉比他人當親切有味
幸勿讓成化丁酉臘中二十四日題于歲寒堂吳郡李應
楨識

鐵網珊瑚卷之七終

鐵網珊瑚卷之八

明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馬遠山水

馬遠山水一幅絹畫溪水數折亦有勢兩岸竹樹有煙雨
態水禽四上有宣和天宗小璽疑後人加之者遠爲南宋
人故耳亦佳微傷板

趙子昂如來

趙子昂如來雪山叅道圖絹畫爲吾鄉羅淵泉物羅且死
囑其細君以是乞銘于家君前夜夢一佛自雲下臨余家
晨起得此適符之佛坐古松下以手按膝宛然如生故是

神物

唐六如畫

唐六如觀瀑布絹畫清潤高古妙品也上自題小詩後有文徵明景伯時周子庚諸公題咏

管仲姬畫

管仲姬畫竹卷前書竹賦字清勁瀟灑後書至大年四月二日余奉松雪于鷗波亭觀雨頗有清興松雪謂余曰不可無紀遂作此卷舊是商文毅公家物今歸金粟齋中

沈石田白蓮

沈石田白蓮一幅紙畫上有王少傅詩云瑤盆若箇便爲池玉蕊亭亭有一枝不是格高知者少幸因開晚謝偏遲窓前曉日自相媚江上清風空爾爲我欲舉杯同此賞天高露下月明時後云館中秋深白蓮一枝忽開不謂石田先生遂繪此圖且有嗣音因書其上石田詩云學士蓮開君子池露花凝秀發高枝華峯卓掌兼秋爽禁院分燈覺夜遲素德玉成超物類仙姿天賦豈人爲通辭更有微波在想像臨風點筆時支硯詩云秋來百卉皆凋落盆裡寒芳更壓枝雨洗玉杯偏自潔霜留翠葆故飄遲洛川美麗真無價少皞司工妙有爲正得新詩此花發廬山爭說遠公時畫登雋品詩筆皆名家可寶

用修

用修謂古碑有神物護持因引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為浦城主簿訪出以鐵釘之復為完物按萬曆六年河南李蔭尹宛平構小齋解西隅于礎石得之因以古墨名齋碑字可辨者百十九字首篆有唐故雲三字黎民表為作記斯與石鼓文當為燕二寶惜其出晚用修無由觀之耳

郭熙畫

郭熙雪江曉渡圖相傳為殿屏小影元人陸友仁柯九思柳貫道三跋皆佳柳云雖小幅而重巒疊嶂長江巨川具在目前至若茅店逶迤方舟雜遝人馬參差煙樹遠近各有姿態一展玩間令人栗栗起敬非神于畫者不能真着題語也

龍眠居士賓貢圖

卷首李西涯篆此七字筆勢飛動圖六段方物象馬筐篚旗幟重重各別精極毫芒備諸變態神品也有張貞居黃美之魏國公收跋此中人黃賜所藏賜于孝廟有勤保功所賞賚多御府物美之名琳舉鄉貢賜猶子也家有富文堂收藏之盛一時轟傳今皆散失矣

趙松雪書

趙松雪小楷尚書序甚精工前有小像上書延祐五年提舉楊叔謙畫時余爲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五

趙松雪寧戚飯牛圖系以十二月歌趙書圓熟流便此獨以遒勁勝絕不類平日世傳吳興書法數變愈老愈工觀此愈信末一七言律筆勢飛動神采煥發佳品也

衡山小楷

衡山小楷赤壁二賦韓敬堂學士以貽家君者適麗瀟灑何必古人

衡山山水

衡山山水一長卷後大書七言律六首作涪翁體甚道美

是嘉靖戊午春日書

陳畫

陳太僕魯齋豫章山水畫太僕嘗言人不能遊遊未必能詩能詩未必能畫意以自許也其紀生平所遊歷余見此都山東及此卷凡二本詩已具載紀中畫似濃而淡似淺而深似弱而老不襲前人一筆而分布結構紆徐揜映之態妙極工緻每一展閱塵襟如滌

王畫

王叔明畫溪山高隱圖層巒疊嶂楓丹栗黃勃鬱滿紙而不失清遠之致覽之雲霧滃然隨几席間恨不移家在其

中也

唐畫

唐六如白雲古寺一幅用舊紙作水墨兩崖古木數十章舟出其中漁父樵子隔岸對語其上林木盡處畫一古寺左邊稍高處作遠山數重不但氣韻欲仙與其墨法之妙全于經營摹寫亦自迥別所謂六法皆備者也六如自題其上云白雲古寺自前朝世上紅塵隔板橋料得絕無環珮至百年消受幾漁樵

爾雅

鶴以聲交鵠以意交鵠以睛變化化論鸞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纏枝內典孔雀因雷聲而應孕

美人

日本美人理髮單條筆法精工細入毛縷四明人以贊之家君者云自海航得之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是泉州舊帖家君令工重背拆下背紙乃宋初八公移體式與今絕異更有陶詩背亦宋人公移詩多為妄人改竄非此無由見陶本之舊今業已刻梓行世與學者共之矣

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粉本一大卷圖爲宋人張擇端所畫真蹟全未見而此本城郭市橋之遠近屋廬林木之高下馬牛驢駝之大小出沒以及居者舟車之往還雜沓毫密縷析不可數計莫不由畫意態汴京盛時氣象彷彿可見聞嘉靖間一顯者以此圖買奇禱固知遠權勢簡玩好乃持身涉世之律令不可不謹也

顧寶幢讀易圖

顧寶幢居士草堂讀易圖絹畫居士人品甚高超悟禪宗所謂離人而立于獨者其餘事兼及書畫法出李懷琳孫過庭畫斟酌宋元人之長而以己意運之殆古語不爲法縛不求法脫者耶晚年畫不易得閒窓縱筆寫雲煙出沒以自娛而已此圖爲其師陳翰講所作是中年作其精妙處視米氏父子不知何如餘子區區不足道也

又

一紙幅寫宿霧晚煙欲泮復合出沒有無之間超神入妙上自題絕句云停策青林晚山寒雨濕衣野雲仍有意相伴宿柴扉

金潤山茶

金潤山茶絹畫潤金陵名族爲都御史澤弟其點綴之工

自具畫家規範

元盧謐鼓柅圖

紙畫自題其上丹青不願麒麟閣待詔不求金馬門一箇
小舟歌欵乃百年清興在乾坤乃盧謐爲秉彝先生畫并
題後賦詩者數十人今錄其七

當塗王濤題

湛湛巢湖雲濯濯金庭樹棠舟蕩秋風鼓柅復何去凌雲
渺千里心神浩無際方當秋氣清觀此深幽起爲問坐者
誰蒼髯濕煙霧

金信題

巖林臺下桐江路長日扁舟處處移姓字不須黃絹識机
心惟有白鷗知落花春水如天上細雨微風在釣絲我欲
明年將一艇五湖相逐友鴟夷

胡深仲淵題

鼓柅將安適滄浪六月秋夢回誰是蝶机息自忘鷗况此
風波際多君汗漫遊塵緣無所繫天地一虛舟

長山牧者胡翰題

關山塵滿舊鞞韞澤國秋深有釣舟便服解衣蓬底坐盡
將心事付沙鷗

大梁趙簡題

一髮中原望外山吳頭楚尾足盤桓世間到處風波險羸
得高人倚櫂看

東陽葉儀題

青林丹葉照晴波風送秋聲入櫂歌遊目靜觀天宇大蠅
頭蝸角奈君何

范祖幹題

身世都來不繫舟江湖何處是滄洲若爲添我孤蓬下共
駕秋風汗漫游

王畫

王若水黃鶯折枝絹畫甚工惜絹色稍闇

盛畫

盛子昭觀音絹畫松林枯槎老枿森聳特出自是其家法
面目略損動而神采自在

晉王恂琴贊

穆穆和琴至至愔愔如彼清風冷然泉林

宋謝惠連琴贊

嶧陽孤桐裁爲鳴琴體兼九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以養
人心孫登是玩取樂山林

晉殷仲堪琴贊

五音不彰孰表大音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出動發趣以

虛深

唐柳子厚霹靂琴贊

此霹靂琴零陵湘水雷震餘枯桐之物始枯桐之生石上
識者言有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爲火焚之至且乃已其
餘碎然倒臥道上震傍之民以爲柴薪取而燒焉超道人
聞之取爲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
之枯桐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于雷火爲異是
琴也旣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
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
序以爲之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霹焚之
奇旣良且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漢李尤琴銘

琴之爲音蕩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鄭浮侈是
禁條暢和樂樂而不淫

黃山谷震陵孤桐十二首

震陵孤桐嶧陽琴音如澗泉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
而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
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音

號鐘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管弁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號鐘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聲者磬也室中如是藜藿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糴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于萬竅號怒而實無失其蕩枝蟠葉雲而勝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皇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占之猶今水聲型然當于人心非參寥者孰釣其勝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南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隴頭松風入朱弦

秋風

秋聲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弦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為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于湘濱樂

莫樂于濠上

漁根

曰笠青簑蕭然于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閎然于一葉之航
與鷗鷗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是謂漁根

九州璜

釣魚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射鮒之谷委
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良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桐僵于
嶧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畀之耶其天性

之耶

劉翊琴銘七首

太上清音

指寫萬法聲諧七弦羲皇以後文武之前

滄海龍吟

陰陽合意造化一心托情緣性神物同音

秋籟

當庭秋吹輕清長空皓月光明撫我絲桐數聲天地萬物
之情

太古

金和玉玉
卷之八
温然其人淡然其心何以托興太古之琴

寒玉

斲彼孤桐寄我幽獨靜夜虛堂清如夏玉

太和

體兼四善聲備五音賁以嘉號太和之琴

寒泉

外規不俗內志不遷君子理之音如鳴泉

怡予古琴

風清霄漢月明太虛冷然一曲惟爾怡予精神流通渣滓消除悠然千古亦爾怡予字以怡予尙克承緒

天籟

月白風清寂無人聲幽然真趣天籟自鳴

鳴玉

虛而不浮實而不塞琳然其聲與玉比德

舜璆

天空兮無塵霜飛兮月明琪宮曉寒兮響球琳人間之聲兮非聲

青山獨友

鶴汀之臺惟一友生頎然其形琅然其聲泠泠風雅九德成寂寥山谷以怡情和順相資澹無營惟爾永久視斯銘

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太公劍銘

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

晉裴景升文身劍銘

器以利表實以名舉良劍耿介體文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晉張協太阿劍銘

太阿之劍世濟其美淬以清波欽以越砥如玉斯躍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士從軌

古劍銘

神鋒燭天氣冲斗青冰出匣蒼龍吼魑魅魍魎爾勿走乾坤造化在吾手

又

昆吾之精太阿之靈嵯嵯三尺離離七星剗犀嶽摧斷蛟海青烈士壯心誰有不平

唐劍銘

貞觀間逢季秋重陽吉日造

百鍊精剛淨掃妖氛

宋方德潤玉界尺銘

淳祐丙午月一陽生宋方德潤作堂廣平築山其後明年
上春東卓鐵庵西臺始經夏五之五乃得玉屏拾遺俊明
適歸白京謀與庵對以界尺名一明一潤異姓弟兄量所
求逮琢而後精或謂温温不如錚錚至剛鐵漢有玉美人
氣質力量盍共細評惟廣平翁心腸一并始終條理玉振
金聲至和粹中有玉堅凝書德凡九曰直曰澁記十一德
以義輔仁洞然不燼吾師元城所不比德有如此銘俊明
爲誰李君昂英

鐵網珊瑚卷之八終

鐵網珊瑚卷之九



明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登州鼉磯

登州鼉磯島石可爲研材東坡屢言之余家一研是國初
俞子吉侍郎奉使時購石所成 模樣甚雅上篆永樂二
字傍書海東潛璞晉傅玄研賦曰采陰山之潛璞簡衆材
之攸宜高似孫謂潛璞二字絕妙曾子固謝表云陰山堅
石之璞以堅易潛非知研者恐此石不能無怨言耳

謝子喬研銘

謝子喬端溪研刻有聯句與修撰吳原博戶部邵文敬侍

講李賓之修撰吳汝賢刑部馬佩之并子喬六人石與詩

皆奇物藏余齋中遙遙古端溪寬石色秀而雅崎嶇出崑

坑珪清冽帶湍瀉方疑象坤隅東陽堅白藉歐冶希賢巧

增蒼頡躡遷怒避羸秦楮材鈍費礪磨寬功名穎揮洒奇

文闕幽玄珪純質亂幻假嘘水得餘潤東陽狎火防大椿

活眼動鸚鵡遷深淵產龍馬寬金聲一振之玉韞誰價者

希賢比德坡有銘蘭分封管同社鎮靜壽爾宜珪文章用

疇舍心于蒯承慕東陽風旨包公下遷鳳囿愧殘璋珪雀

臺悲斷瓦遭汚轉光彩東陽藏真非上苴霏霽凝片雲遷

流落起荒野沿鑿傷至完寬矩合憐絕竅希賢龍蛇恍旗

影遷 王石脫仙勝鉄穿彼緹勞蘭珍玩方在把東陽

周研

周益公研作八卦形甚古朴公自銘云二儀分八卦定造
化机翰墨柄用則昭我文明舍則守爾以靜平園老叟

端溪月研

端溪月研一製作古雅數百年物也程鴻臚所遺家君銘
曰誰斷山骨混沌之餘魄死明生有如月初楮雪凝華松
煙霏露子孫保之光輝天路

龍尾石

國史研龍尾深坑石也温潤縝密金星燦然斲削甚工而

饒古意保天中李少微所造家君携入史館邀僚友銘之
家君先成云研之斲自南唐今隨余升玉堂作一經繼素
王亂賊惧幽潛彰與日月爭輝光諸公知有所諷也相視
閣筆不復繼作

漢李尤研銘

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篇籍永垂紀志功勳

魏繁欽研讚

方如地象圓似天常班彩散色漚染光芒點黛文字曜明
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彊浸漬甘液吸受流光

魏王燦研銘

爰初書契以代結繩人察官理庶績誕興世代季末華藻
流淫文不爲行書不盡心淳朴流散俗以崩沉墨運翰染
榮辱所憑念茲在茲惟王是定

唐韓退之瘞研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在京師或貽之研既四年悲歡
窮泰未嘗不用及偕之試藝春官獲登上第行于褒
谷中役人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其
友人昌黎韓愈贊且識之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死
生全斯用毀不棄埋而識之仁且義研乎研乎與瓦礫異
宋蘇子瞻玉堂研銘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研贈之與可屬
蘇軾子瞻爲之銘曰坡陁瀾漫天濶海深巨源之研淋漓
蕩滂神沒鬼出與可文同燼南山之松爲煤無餘涸陵陽
之水維以濡之

鼎研銘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錫蟲隕昇喪厥啄羽淵
之化帝祝尾不周之山僨裂東南圯黥然而深維水委誰
乎爲此昔未始戲名其譬如幻詭

王平甫銘研

玉振金聲而寓于斯中和所稟不水而滋正直所秉不寒
而漸平甫之研而軾銘之

鄧公研銘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研求銘于
軾曰鄧公之研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矣其人思我魏公
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研銘

千夫挽縷百夫運斤篝火下垂以出斯珍一噓而潤歲久
愈親人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研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

以閱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味研銘

帝規武夷作茶圃山爲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章斷壁澤而黝治爲書研美無有至珍驚世初無售黑眉黃眼爭妍漏蘇子一見鳳味奏至今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鐘山研銘

有盜不禦探奇發瑰攘于彭蠡斲鐘取迨有來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雲

黼研銘

龍尾黼研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遐升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宗臣孟其銘之曰黻歛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穀理金聲而玉色也雲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丹石研銘

唐林夫遺余丹石研粲然如芙蓉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研之美唐氏譜天下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余蓋知之銘曰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爲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于中州藝我玄粟投種則獲不炊而熟

王仲儀研銘

汲鄭早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
任重施與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研銘二首 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少而好學贈端研且銘之曰我
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紙仰泉致
滴軌範信鈞以全吾直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
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研銘

章濱之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直隔人亡臺廢得友
天宅遇發 將復爲麟獲纍然黃子玄豈尙白天實命我
使與其蹟

陳公密子石研銘

孰云無情石亦卵生黃胞白絡以字黝頰凡器不死可候
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研銘

淒淒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
者旁死魄忽玄雲之霍霽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于毫端
散妙迹于簡冊照千古兮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研銘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生
迨研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悶重湫得之難豈輕授旌昔學界
長壽

卯研銘

東坡研龍尾石開鵠卯見蒼壁與存亡同出入更嶮夷今
何昔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研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實實相予爲散人出
叢書

孔毅甫鳳珠石研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中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下黯黹
之澗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此其
大凡也爲然爲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
石谿而產何異于九鵬而一鷗

魯直所惠洮河石研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沁堅密澤出洮濱至中國棄於劍參
筆墨歲丙寅地南北歸余者黃魯直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爲研甕肖而瓢質以汝爲瓢研剖而腹實飲西江之

水吾以汝礪齒供懸河之辨具以爾借面不卽不離孰曰
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研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礪劍吾以試墨劍止一夫
敵墨以爲萬世則吾以是知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
域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漫不見
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天石研銘

并序

某年十二月于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爲戲
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
試以爲研甚發墨有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研也有研之德
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賜某曰是文字之祥也某寶而用之
且爲之銘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
是二者顧予安敢仰唇俯足世固多有元豐二年秋七月
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廣州求研不復
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
甚喜以付迨過置之匣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研處
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宋黃魯直研銘三首

其堅也可以當謗者之爍金其重也可以壓險者之累卵
其溫也可以消非意之橫逆其圓也可以行立心之直方
如是則研爲余師亦爲余友善誘在前良規在後精則入
神勤則見功堅如是重如是乃能持中固窮在道涉世在
道

楊大年研銘

剝其中以有容實其踵以自寔綈衣漆室盥濯致用風樛
垢面蛛網錯綜游于物之儻然吾與同夢

晁以道研銘

惟矩也有隅惟深也有瀕策勳于六書惟重也不反不側
惟溫也文明之澤君子以媿德石在臨洮其所從來遠矣
毀璞而求之成圓器者鮮矣藏器待時勿亟勿遲勿祇勿
墜毋盜之誨

任叔儉研銘

纘粟密致其宜墨而不敗筆也叩之鏗爾手之所及如雲
生礎其有玉德也礪而不二美其質也生石之淵中正之
巒溪蛾眉之別也得而器之任廣叔儉丹稜之傑也相而

銘之山谷老子豫章之枿也

任從簡鏡研銘

瀘川之桂林有石駁黑瀘川之人不能有富義有之以爲研則宜筆而受墨唐安任從簡之研面爲鏡而背三足形駭天下若山林不若而不得訪諸禹也松煤泛之若玄雲之過魄月而竚也筆胥疏其上則吾宮中之兔也握筆之指爬沙若蛙欲食月不能而又吐也

鮮白源研銘

刳心以爲地寬而不吝時墨而不瀕以爲日新其寬也以道坦坦其日新也用而不癩

歐陽元老研銘

其堅也似立義不易其潤也似飯人以德叩之鏗然如玉如金歐陽元老笙磬同音

王子興研銘

溫潤而澤故不敗筆縝密以栗故不涸墨明窓淨几宴坐終日觀其形像文而抱質

檀敦禮研銘

用爲砧不可以調杵擣衣用爲磨不可以退盜舉旗用爲鏡不可以鑒善惡用爲礪不可以御賓客檀公三十六策戒匠鑿石制其四對以爲管城之國傍陳玉斗挹水以和

墨時渴而飲之給書不竭礪筆確墨宜料書紙陪翁勒銘
有告無止

王子飛研銘

厚而靜似仁剛而溫似德不反不側似宜翰墨

鄧欽相研銘

韜兮虛其心籠古而絡今惟子翰墨林坦兮寔其踵不震
不竦其承不罅角浪沄沄不瑕其溫圓以行世不規其盆

李伯牖女子研銘

既非牛渚望夫之石又非上虞幼婦之碑琢為海東節婦
之研堅潤而含風漪其以付伯牖之孤女他日或能衛大

人之筆札曹大家之文詞

劉氏研銘 秦少游文集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雨明星為穎窟作兩研永實用琢
斯銘

穎師研銘

穎師十二歲能書為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
余以紫石研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時于此
處轉大法輪

韓氏陶研銘 虞伯生為潘憲臣作

大陶軒轅范何泌搏丹合土火水并隕然凝煊幾天成重

厚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毀傾潘南
愛之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銘

洮研銘 為陸友仁作

雲間洮中化玄玉膚理縝潤色正綠保而用之吳郡陸

韓克莊研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咽磨礪圭角浸潤光精至溥之澤至華
之英作為文章以頌治平

歙研銘 茗溪詩話

余家有歙研砥有歙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松
根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四絕

宋僧契嵩舊研銘 并序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研為贈及遊四方
研與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亡嗚呼知章為
人有信義好學立性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
壽視研往往想見其人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歲康定紀
元之季冬也為之銘曰古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
此寶此

宋汪藻為熊叔雅研銘

禹鑿餘韜瘴嵐安得文虹貫巖斷為硯携北南毛楮陳其
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任研銘

圓其中蒼壁橢窠其前初月破滋如炙輶爲躡仙零寶唾
宋陸游金崖研銘
我游三硤得研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洒淋漓鬼神
風雨百世寶之莫予敢侮

延平研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斂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壁斗
之日衰愧匪敵

蠻溪研銘

斯石也出干漢之蠻溪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于山陰之
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紋如縠則黥龍尾之群
從而潛韞玉之季仲也

鮑子壽紫石端研銘

五嶺之南瘴雨蠻煙端溪在哉紫雲摩天其下爲石金聲
玉質貯水如淵運墨如漆萬里南來際遇公台中道舍旃
流落塵埃石眼閱人盲夫莫識知我者希珍哉斯石

程黻生玄波石銘

海水怒立高崢嶸天風下吹夜凍凝千載化石斂玢瓊鮫
人竊售來東瀛絲雲紛披元氣蒸噴沫尙帶蛟龍腥疑含
珠光蘊玉英勢若干仞不可陵宋侯起拜牛相驚鄭君愛

之如弟兄歲在鶉首月室并誰作銘者黟南生

程篁墩多玉研銘

水蒼之璧來吳門空中秀外栗且溫得之者誰趙孟孫有
容圖之世寶存

方鸚谷端溪紫研銘

紫英內潛其色之揚素秉外著其形之方鳥迹未泯有開
厥祥心胷之利儒道之昌

莫職方得晁無咎墓中硯西涯銘

名以文致死殉以器後三百年誰發其秘惟名與器神
輕畀茲幸在子吾以子爲試

柳舍人研銘

堪輿肇判沙水交洊後千萬年結爲玄玉視其質黯爾而
光叩其聲訕然而足琢以成器必藉乎昆吾之刀寶而傳
家不毀于季孫之櫝補天五色得非女媧氏之所遺乎却
十年當與中書君而並錄也

瑤池夜月研銘

鑿深爲池修凸爲月湛玄雲之陰開穎兔之窟人間天上
見此二絕瓶泉日注毋使我池竭池竭尙可毋使我月缺
拾華桂魄千載不沒

銅雀研銘

昔爲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爲研侑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爲
死也不知其爲研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安知
其不復爲死也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固得
有之吾喟然有感于物也

鼎研銘

嗚爾者謂爾無腹不可以承公餼識爾者謂爾有靈而可
以辟妖精尙從吾于深山之中魑魅魍魎其莫之逢

半月研銘

月研一吾家故物也毀于地中分焉因其形確而爲半月
者二銘曰誰謂其毀維毀乃全其全謂何不盈以茲明則

蝕晦則窮明晦相息兩弦其中君子觀象謙謙爾躬 確

而瑩之出其璞也則以爲明之半生墨而傳之含其垢也

則以爲魄之半死死與生交爭于其所也其孰綱維乎此

方研銘

汝之量足以茹垢納汗而不櫻于慳也汝之守足以砥廉
峻隅而不剗于頑也蓋旣夷且惠可否之間也

方圓研銘

惡方喜圓常物之情喜方惡圓幽人之貞皆物我之相肖
無損益乎爾形

誠意伯劉基研銘

鑿而容既澤既礪俾椎以為鋒堯相予工厥惟爾庸予所弗工惟予之恠恠式沒以攻無貽爾懷

小研銘

大者凝然利以居小者扁然利以行不有居者墻壁戶牖誰與供十年之著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收五嶽之精英

何喬新研銘 椒江文集

研之德直以方磨而不磷惟其剛温乎如玉涅而不淄既貞且白宜君子寶之其德若此其用則待乎時其遇于時也則勒彝卣之銘演綸綍之辭其不用也端居深藏若無能為孔子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與汝其庶幾

何景明研銘

聃守黑雄尚玄汝兼之以永年

黃太史金星石研銘 為潘光祿寺作

金星之精曰長庚化為石晶以熒滋爾芳潤藝日與子孫實用逾瑤瑤億萬斯年貽厥馨

黎瑤石宮瓦研銘

斗魁之陽混沌鑿素綆下探赤水涸黝質膩肌擬銅雀碧銑玄英露鋹鏘窮搜遠討事墳索提携石渠志無作

蟾研銘

金網珊瑚 卷之九
方孕玉圓蘊珠截龍尾剖鳳味利按翰宜操觚奮墨采升
天衢

鄺鶴舒紫玉研銘

端溪之石上覆紫雲天積靈氣地闡奇珍溫然之質絢然
之文予以琢研勿事淫巧廉而不剌光而不耀藝林是寶
以發墨妙

小壺研銘

曲肱浮雲樂也壺天靜觀衆妙玄之又玄孰云其鈍可以
延年

眉子研銘

天生眉子蟲魚宛然蒼頡雖遠古文猶傳
白文黑石龍篆鳥跡周鼓秦碑列于几席

碧玉研銘

洮河之石碧玉是貴廉而不剌光而不耀藝苑之寶以發
玄妙

天瓢研銘

操天瓢兮駕蒼龍雨天下兮澤無窮運吾心兮齊玄功

牛研銘

研以利用牛以服耕其力不息百室以盈其心不斲大業
以成農夫厚生君子垂名制器尚象因物致情人之爲靈

而獨不如斯牲乎

宋文天祥篆玉帶研銘

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淵淵外之澤兮
日宣嗚呼礪爾心之堅兮受吾心之傳

湛甘泉爲李少芬研銘

方其外以象地蓋有取乎義圓其中以象天蓋有取乎仁
方圓渾合仁立義見是爲少芬李子之研

鄺子乾鳥石研銘

蓬鳥之淵鬱鬱神氣石生波激金精玉粹歲月悠久靈仙
珍秘津人沒深探珠龍睡忽出人間牧守吾致良工雕琢

制象古意白水蒸雲揮毫展思文苑登庸誕揚嘉懿

玉堂端研古銘

琢山骨唯端溪星哲哲雲襲之懸絕壁下斗池

孔方平歛研銘

黝而泓纘以滋廣離騷補正詩

鳳唼石研銘 并序

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圖不得鳳皇山味潭水則不成
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
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
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子瞻方爲易傳

日効予前與有功焉爲之銘曰陶土塗鑿崖石立之蠹頽之賊涵清泉闕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嘆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石亦非相待誰爲出

銅雀研銘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基得其遺瓦以爲研甚堅而澤歸以遺余爲之銘曰土生萬物而能常存銅雀初成萬瓦雲蒸得水而與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研明窓維羶老尙著書撫之長歎用捨有時一愚一賢

張南軒研璞銘

靡飾于外含章在中以時發抒翰墨之功君子觀象于以蓄德韜其光芒惟貞靡忒

宋濂婺溪石研銘

歛之有研自開元中葉礪始礪獵師也因逐獸發之後爲唐元宗所賞愛名遂與端齊其石在長城里之龍尾山山一名羅紋其下乃芙蓉溪研溪產者號爲龍尾濂嘗獲其一腹有刻文曰李少微造少微元宗時研官也制作絕工緻可寶也銘曰外雖黑內則白馬生角兮性乃易

胡翰棖題研銘

胡翰棖題其篆曰長樂未央高帝時陶旄物也僧用中作

銘曰天垂範地合質圜覆九重遺者一于以用之懿文德
漢鼎可移茲不易

端研銘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尾礫汝

夢研齋研銘

并序

齋中有十餘研皆殘缺下質人所不寶然每晨夕濯之綽
然有幽思焉今年六月九日與孔章燕坐有售鼉磯島石
研者余方被酒頭岑岑然不能仰視而雷雨滿天視之不
覺爽豁因憶楊伯海言島在登萊海中其石一名雪浪得
之甚艱伯海上蓬萊觀海市流覽秦皇田橫遺蹟而還囊
歸一石手製爲研今以茲石驗之果然哉遂與孔章哀軒
中所有爲銘孔章文雅之好事他日積研如林庶得此談
之乎

端石鳳山研銘

昔人宦越載此而還李子旣藝親磨以刊上形如鳳下斜
山字會將進御中置而棄後歸盛氏軒中之賓庶弼皇猷
騰譽千齡

金星歛大研銘

石爲金精本原一氣金隱石中母以子致有灼其芒有燁
其光像此文章奕世彌芳

端石貢研銘

鐵可穿石可泐發爲文章星輝玉潔

端石臥遊閣研銘

鶴立巖子手製茲石臥遊閣中揮毫自適維此三字衡翁遺踪旣歸盛氏傳世無窮

端石秀野齋研銘

秀野齋名伊誰所題青城山人其迹已非昔爲慈親書經永用爰有斯銘恒河土潤

端石方研銘

端孰爲奇紫潤無聲伊誰茲石寔亞其精歸自東山獲于

南京從茲碁墅墨卿永麗

歙石鼎硯銘

圓如鼎兮黑如漆扣之有聲質惟石內亦有寔維墨汁黼黻皇猷萬方食

歙石芾研銘

龍之尾毛子貽製芾研文在茲傳盛氏永寶之

端石鼎研銘

維茲紫玉鑿自端巖三足外峙一水中涵楮雪凝輝松煙飛碧染翰鳳池修名永立

歙石小方研銘

蒼潤軒中有琴有酒自汝飛來益我良友

端石長研銘

石之獲自鏡工研之鑿始盛公在歲猴年時夏終嗣人用之亢吾宗

斗研銘

貯天漿瀉雲液千萬年永無極

研銘

山領表黎惟敬爲南職方以此貽予貯在城山已久隆慶戊辰轉贈單居士并爲銘曰劬藥歸來天風在襟有時遣興需此微吟

太極古研銘

混沌初出紫玉成圓象以太極萬理具涵君子敷文黼黻是堪于千萬年永譽此刊

研銘

永嘉周山人家藏小貢研携遊四方間至秣林大城山樵盛時泰見之爲銘于下囊無金篋有吟登山臨水相以琴永資石研爲賞心千秋令名起自今後世見之翰墨林鴈宕之山高嶽岑

大城山夢研銘

昌國公諸孫張燦以石貽余製爲研因銘之漢宮中龍尾

坑形模似歲月更盛時泰爲作銘隆慶猴馭已升侍丹陛
翰墨新伊萬祀其永興

石澗書隱研銘

隆慶壬申十月五日予獲斌貝溪石于靈英坊之市因其
成璞刊而爲研是日適有寄余趙文敏公遺刻者愛其字
句雄秀遂書于傍并爲銘之于其下庶作他年山齋故事
矣乎

雲居寺前澗水長旁有田舍草木藏讀書其中樂未央
沛爲霖雨行四方天子萬載垂衣裳黼黻粉采成文章
吁嗟乎黼黻粉采成文章

留厄磯島石研

海中石潤且理痕帶潮影含水墨若湧潁如飛著之賦陟
崔嵬

錦紋端小研銘

爲謝伯生造

瑩含瓊質燦貫錦章敷文爲有發藻允藏舍是茹屋升于
玉堂謝氏用之百世其芳

馬知節研銘

爲朱孔章作

錚然若鐵淵然如鏡振藻宣猷芝軒永用

張子明矢心水面鏡研銘

萬曆丙子十月二十六日

竹素園中研大如斗聊以自娛豈期糊口蓬蒿不剪此石

常滋秦淮寒潮盡入陂池

王謙父小研銘

謙父小研請予追代倪隱君作銘截紫玉飛玄雲錫山麓
大河瀆臨黃庭對蒼筠倪瓚造奕世間

可容齋研銘

為王謙父製

一室孔臯所珍者義叢此古今皇家是翼

古舜庸研銘

十二月十三日

梅花茶屋雪滿斐几獨注太玄賴茲泓水

卵石研銘

集道德經參同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玄之又玄是謂襲明

水者道基含吐以滋永為表衛懷德俟時

鐵網珊瑚卷之九終

鐵網珊瑚卷之十

雲間張掄才甫著評

明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商婦庚鬲

銘七字

束者莫知其為誰曰子孫婦則言承祖考之祀者固在乎子孫而婦之從夫亦當相其祀事耳故采蘋之美夫人采蘋之詠大夫妻莫不以祭祀為先焉甲庚丁者紀其日也商之辭畧故止言日而不言辰至周則見于銘載者如尊曰丁丑彝曰巳酉蓋又兼辰而言之矣

周文王鼎

銘七字

古文多以形聲假借如鯽作許咎作皐終作穆之類不可

概舉如此則以鹵爲魯蓋無可疑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之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克商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以是推之則此器乃周公所作以祭文王者也此鼎也而謂之尊彝舉禮器之總名而已

漢鳧尊 無銘

詩人以水譬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鳧之爲物出入于水而不溺以沉則習于禮者也飲酒者苟能以禮自防豈有沉湎敗德之患乎鳧尊之設其意如此

周單癸卣

蓋與器銘共五十八字

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爲賢卿士其族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于經傳豈亦斯人之族歟宣和博古圖載單從舟單從盍之類皆有單景字必一物也

商啟姬卣

銘五字

言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諡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此曰姬姬者蓋其氏族也如以緜公之諡爲言則曰緜女以娥國爲言則曰有娥氏之女以姜姓爲言則曰孟姜皆其類也

周父戊卣

銘八字

前三字漫滅不可考辨後曰作父戊尊彝世人但知十干
為商之號故凡彝器有曰父甲父乙之類者皆為商器誤
矣要在識其製作則雖無銘載三代固以判然是器既曰
父戊疑若商君之號且純素無文固有尙質之風倘不以
製作之故安知其為周物也

周公卣

蓋與彝銘共十字

古史彝器銘載不一或但紀其壽而不言姓名氏族者如
周寶卣曰伯作寶尊彝此器曰公作寶尊彝是也觀其紋
綬華縟爛然悅目非成周文備之時疇能臻此精妙耶

商立戈鼎

銘一字

戈有傷物之意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或立之或橫之皆所
以存乎戒也

商父乙敦蓋

銘五字

上為孫形中畫為兩冊下言父乙古者人君錫有功彰有
德必為冊命以書之故商之彝器凡著此象者皆所以紀
君命也

商祖庚爵

銘二字

祖庚商號也博古圖載庚丙之字作角又有庚爵作苑與
此庚字形皆不同蓋世之相去先後故字畫亦因時為損
益耳

商君癸鼎

銘八字

君者作器之人也旁畫旗旆書功太常之義也兩手執物著薦獻也布癸丁甲乙于四隅紀其日也中作子字明其職也商人制字類取諸物以為形象蓋書法未備故也

商父丁舉卣

蓋與器銘共六字

器之名舉者多矣類皆取獻酬而舉之之義若父丁則商號也是器紋鏤簡古有尙質之風其商人之物乎

商子鼎

銘一字

歷考諸器款式有曰子有曰孫有曰子子孫孫者雖詳略不同然要之皆欲傳之後世相承寶用俾無失墜之意也

商持刀父癸斝

父癸者成湯之父號也于父癸而言孫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耳兩手持刀以明割牲之意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管凡以此也

商父辛卣

蓋與器銘八字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賜晉文侯曰用賚爾秬鬯一卣繼之以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今此器銘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者豈非紀君賜耶古者貨貝五貝為朋復以貝銘之者是非象矢之義也商父巳鼎曰賜賚貝殆與此同意父辛則指其人而已

周亞乳彝

銘二字

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藏主之石室耳

周山雷爵

無銘

是器兩面作饗饗而間以雲雷上爲山形以斗首爲三足純素柱上復以雲氣爲飾雖無銘載真周物也

周祖巳爵

銘二字

按商之君有所謂雍巳者故凡曰父巳祖巳者皆商器也是器文鏤制作皆出于周而銘祖巳何也既不載于經傳殆有不可得而考者

商祖丁盃

蓋與器銘共十二字

瞿不見于經傳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並商祖丁卣銘載與此毫髮無異豈皆一時所作耶祖丁者商君之號也中爲犧形取犧牲享食之義蓋盃爲調味之器數耳下爲兩冊所以言冊命也古者人君賜有功必爲冊書以命之故康王命單公而曰冊畢周人有內史冊命之臣然冊之爲字說文作立雖冊意備具要之終不若商畫爲純古也

周麗尊

蓋與器銘共十二字

按宣和博古圖有麗敦其銘欸與此無異惟彼曰王既命

而此曰王尊命汝彼曰寶尊敦此曰寶尊彝所不同者二字耳為一時所作無疑其間辭意與商周雅頌之文相為表裏揚雄所謂周書噩噩耳殆有見于此也其詳已具麗敦茲不復云

商持刀祖乙卣

蓋與器銘共十四字

先王之事親于羞劑則執鸞刀于舞則執干戚凡于祭祀未嘗不親執其勞以示孝子竭力從事之意此商之彝器所以多作子象以持刀者殆謂是歟祖乙則河亶甲之子

周召父彝

銘七字

召父召公奭也時去商未遠文物尚簡設飾不繁制作有

奇之餘風焉

商山花尊

是尊狀頗類觚上作山形通體為饕餮宛轉相間設飾甚華而韻氣獨古真商盛時物也

商尊

銘一字

銘一字不可識商人制字大抵多取諸物以為形故間有不能以偏旁辨者蓋書法尙未備耳若此之類皆闕疑以待博識君子云

商人辛尊

銘三字

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商君之號見于它器者不過曰祖

辛父辛而已而此獨曰人辛何也商器銘文簡畧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于考正前代遺事其失常在于好竒故使考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

周犧尊

犧象之制尙矣或著紋鏤或形于蓋耳未有若此比者是器兩牛首相背屈角偃蹇褊體如鱗其狀可駭膊間各蟠一虺口拱起于兩牛首之間積歲土蝕幾無銅色而脆缺不任手觸是必宗廟之器所謂犧尊者繁文縟采燦然如此宜歸之周也

商父癸尊

銘三字

干者武舞所執也干盾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人以為舞樂在商之時號癸者惟成湯之父故商物銘癸者皆歸之主癸然則用武于癸廟宜以其子之所有而薦之也

商子爵

銘五字

商之彝器以子銘之者為多然其說不過有二一則傳子孫之義一則著爵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周鐘

銘二十字

欵識字形頗類博古圖所載周蛟篆鐘而此又竒怪有欵識然考其制作當是周物無疑

商父庚觚

銘二字

按商有太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必出于于是說文云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觚字與商庚鼎崩字筆法小異然皆彷彿有垂實之形古篆取象命意之妙如此

周單從盃

銘二字

昔叔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故單所以為姓單自襄公至穆公凡六世代有明德所謂景者豈其族類哉

商父乙觚

銘二字

亞之為義或主于獻或主于器又曰凡器之有亞形者皆為廟器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父乙則商君之號商人以此銘器者多矣固可以類推也

周寶鬲

銘十三字

是器不著名氏但紀歲月設飾無華藻惟作直紋上下通貫而已制作純古有商之餘風焉

商持刀父己鼎

銘三字

商器銘載多持五兵非著伐功則明子職著伐功則如樂之武舞是也明子職則如羞劑則執鸞乃是也父己則雍已耳

周四山饗饗觚

二

右二器純緣之下拱以四山而兩面則為饗饗間以雷紋又為四夔設之制作無小異但一則色幾渥赭一則黯如鉛色為不同耳

周彝

二

右二器一則純緣與足皆為雷紋饗饗一則徧體作雷紋盤夔設飾雖不同然為戒貪則一也

商橫戈父癸鼎

銘四字

按父癸商號也而或者以為禹後嘗有戈父遂以戈為姓今考斯器飾以橫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者非禹後之戈

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于爵有立戈爵甌有立戈甌于尊則有立戈癸尊于卣則有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有刺之兵至于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飾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古人托意茲亦深矣

周季姬鬲

銘六字

昔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之妹亦曰季姬而文公母乃翟狐氏之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于斯焉夫鬲之與鼎雖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改革則必鼎新鬲

特言其器而無斯義焉奉祭者夫人之職此以季姬為銘蓋其職歟

周淮父卣

器與蓋銘共八十二字

索諸經傳悉無穆與淮父戈則如詩言遺戈役之戈謂穆從淮父以戈役于事也按曲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此曰文考者蓋追享之器耳夫卣非燕享之物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鬯也且君賜臣以秬鬯之裸其始則盛于卣其終則裸于彝所以求神于陰也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鼎曰日巳寶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者所以嚴其享也

商木觚

銘一字

昔之作詩者喻仁于樛木而王安石以木為仁類則木者仁也觚爵飲器而取象如此蓋嘗禘與鄉射與夫燕享之間未嘗不以仁為主耳先王劍一器必有名亦必有指以為敗德者莫若酒而觚有孤義故制觚者所以戒其敗德而觚歟

周虎斝

是器蓋端有虎首之狀三足若鬲而銳雷紋飾其兩柱三面著以饗饗鼎彝之屬致飾無所不用而此用虎者虎于五德為義于五行為金金與義皆主乎剛而有斷所以制

于酒也或曰斝爲商器而周亦謂之斝何也蓋成周之時
禮樂法度襲四代之制則又豈特商一代之器而已哉

商祖辛尊

銘十一字

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自啟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
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在商之世以質爲尙而法度
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此器文縷純簡沁暈黯漬而
間以赭花班斲知其所以爲商物又豈待考其銘歟而後
辨耶

商虎乳彝

銘一字亞形內著虎象

是器銘一字亞形內著虎象周身皆飾以乳乳有見于致

養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爲追享之器蓋亦
取其義之至耳亞形所以象廟室宗廟之室如左氏所謂
宗祏而杜預以爲廟中藏主石室是也故作圈若亞形者
皆廟器也古人尙象豈無意歟

周季婦鼎

銘四十九字

昔康王作冊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成周者
西周也說文以林屬于山爲麓則徙于楚麓者豈謂其山
之林麓耶王欲徙麓先命小臣交往是以相其居士至于
居復遺錫貝錫馬及鼎所以賞之曰季婦者文婦通作妘
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叔妘而韋昭以妘爲妘姓之女

則婦乃其妃也曰季者則又如詩所謂彼美孟姜智仲氏任則有齊季女皆取其序而言之耳

商合孫比爵

是器銘著形爲兩生子子孫孫詩人必重言之者示所傳無窮之意也古人制器尤在于遺後世而傳守不失合孫之意良有以哉

商父庚爵

銘二字

按商紀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之謂庚者必出于是又曰父者以明子爲父作于祭祀燕享之間著庚以正其名耳

周南宮中鼎

銘三十九字

三器

三鼎欵識後二器皆同前一器則異而形模制作大略相似以南宮爲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其曰中者恐其名耳

商癸鼎

銘一字

按今篆法癸之字從四草而此癸則一草而三包蓋癸于方爲北于時爲冬與丑相次萬物至此細而未達草者少而包者多所以爲癸焉此河圖洛書之遺意而書畫之法猶未分也歷觀商周之器或古色凝綠或綠花萍綴或赭暈斑斕或土漬黯沁而此鼎獨燦然若精金文作龍虎殊

爲美觀是商以前物豈班固所謂洛陽貢兮川效珍吐金星兮獻浮雲寶鼎現今色紛紜煥其炳今被龍文者耶

商舉已卣

器與蓋銘四字

以舉名器者多矣在彝則有已舉而尊之銘則有中舉李公麟得古爵于壽陽銘亦曰已舉以是知舉者非特是卣蓋舉從斗從與以手致而與人之義彝也尊也爵也卣也因獻酬而舉之故皆銘曰舉如杜蕢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是也已則商之雍已焉

商瞿父鼎

銘二字

商器以父銘者多矣而瞿者質諸經傳訖無所見固未易以名氏考也然與商瞿祖丁卣皆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同當是一時之制也

商淵卣

是卣文飾銘載與商卦象卣無異所別者器之大小銘之縱橫無耳與提梁耳當是一時所作也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故奇以象乎陽偶以象乎陰一陰一陽而乾坤之道備矣是銘也外交皆奇乾之象也實其外而虛其中器之象也凡奇偶之畫其數皆八揚雄所謂一方三州三部一家者豈出于此耶

商貫耳弓壺

銘一字作弓形

按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則知古人之射也未嘗不飲而壺者酒之下尊也非特爲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銘之以弓意謂是歟觀其兩耳貫通可繫以挈制作渾厚而文飾精緻蓋商盛時物耶

商亞虎父丁鼎

銘四字亞形內著虎象

商以丁爲號者六而此曰父丁者未知其爲何丁也亞者廟室之象故凡爲著此象者皆廟器也虎取其義而已矣如司尊彝用虎以爲追享之器則虎之爲義其或取于此

周伯尊

銘六字

按寶器以伯爲名者多矣尊敦彝商卣皆有伯作之銘觀古人或以伯爲謚或以伯爲名或以伯仲第其敘或以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者殆未可以私智決也然是器乃尊而識曰寶彝何也蓋先王之于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爲貴者耳

商卣

是器蓋與純緣及足皆作夔龍而以雷紋間之制作曲古真商物也夔一足山林之異獸一名神魑古人作字以象其手足蓋所以防其爲害也提梁作綯紐狀則又有繫維之意取象設飾良有以哉

商祖戊尊

銘五字

按商九世君曰太戊蓋雍巳之弟仲丁之父也雍巳時商道已衰至太戊復興諸侯歸之故稱宗中宗此尊為太戊作祖者因其孫而言之也商之銘識未鑿于世俗之習故位置或右或左點畫或繁或省如以祖酬為尊之類殆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周車轆

銘一字為挽車形

車軼則致敗而酒之流足以敗德器以載銘銘以立義視其器而求其義則知古人所以制作豈徒然哉是器以犧首為耳為鼻腹著饗養下作垂花蟲鏤隱起間錯雲雷與宣和博古所載犧首壘大略相似實周器也

鉅生敦

銘十八字

鉅者恐其姓也如曰鉅仲作寶簋鉅伯作旅匜則人知其為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韜敦曰屈生龍生鼎曰龍生之類歟

商父巳角

銘二字父巳上作人持弓形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巳此曰父巳者則是子銘其父之祀器也然繼雍巳者弟太戊也而曰父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夫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蓋以示先有志于其所事太戊之世商道復興諸侯歸之號稱中宗

則器之設飾良有以哉

周言鼎

銘一字

在易之頤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夫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于言語飲食蓋言語之出也可以興邦又可以喪邦不可不謹飲食之入也能養人又能害人不可不節也古人觀象玩辭舉斯二者併寓意烹飪之器既已形諸饗饗又復銘之曰言則所以戒之之意可謂至矣

商兄癸卣

器與蓋銘共五十字

按癸者成湯父號而此曰兄癸者當是其弟爲兄作也取兄弟相承之義故曰兄癸卣商之銘欵或稱祖若祖戊尊祖丙爵之類或稱父若父癸鼎父丁爵之類辭雖不同要之皆祀其先王之器也畫作鬲形者鬲空三足氣由是通上下則用鬲識器凡欲交通而無間耳鬲之取象于父已尊作癸而此則作亞是皆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者

商父已甗

銘三字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已此曰父已則是其子銘其父之器也又曰見者豈記禮者所謂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耶商人號爲尊神于祭祀曲盡其致而銘者所以立義考其銘而求其義則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不待

較而可知矣

周已酉方彝

銘三十七字

按爾雅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此周器而曰祀何也武王克商箕子作洪範亦曰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說者以為不忘本今觀是器形模方正文鏤華好而中藏簡古其意尙有商之遺風豈去商未遠而作銘者亦知所謂不忘本者耶

商已孫敦

銘二字

按商十世君曰雍已故凡言已者皆雍已也此曰已孫者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祭享之用商之銘文言簡而意備大率如此是器足與純緣周以夔龍又著兩螭以聳其耳通腹列饗養之形文鏤形質悉與丁巳敦同但欵識欠一丁字耳當是一時物也

商父乙甗

銘三字

按商以乙為號者六曰赧乙曰天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太乙而此曰父乙者未知其決為何乙也然必子為父作以追享之耳舉則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義蓋亦示用之于父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製作文鏤與商父已甗殊相類其為商物無疑

周觚稜壺

古者用壺亞于尊彝為用雖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燕禮與大射卿大夫所用之器以示為臣者有直方之義故耳觀其古色凝碧觚稜四出腹著饗饗間以夔龍郁郁之文燦然溢目真周代物也

周繇女鼎

銘二字

按繇索諸經傳訖無可考獨于繇鼎蓋有銘曰宋公繇作餗鼎以是推之其為周物無疑而曰女者蓋言繇之女作是器以享于考如商女乙觚之類是也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知女亦預祀事也

周尊

是器純緣皆素腹足被饗饗之飾與雷紋相間錯形製文鏤頗類周饗饗大尊而又銅色漬染如藍田古玉非久于泉壤者不能如此宜乎為周物也

商亞父癸觶

銘四字

主則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為成湯亞乃藏主廟室之形以是推之此觶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夫觶在飲器中雖所取甚寡而昔人于此防其沉酒猶以饗饗示其訓則知列鼎盛饌未嘗不有戒心此亦防微之意焉

商提梁兕卣

器與蓋銘共六字一字未詳餘作兩兕形

昔人嘗取兕角以為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經圖贊曰皮

充武備角昭文德古人取于兕者如此是器提梁爲綯紐蓋與純緣之外飾以雷紋環以連珠規模文鏤頗類商父舉卣而又通體皆作赭色綴以綠花在商器尤爲美觀也

周尹鼎

銘六十四字

是器乃尹休對揚君命而作父丙寶尊彝也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曰故曰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又日辰在庚申言旁者如書所謂旁死魄是也庚申則又指其日辰矣又曰尹其亘萬年受乃永則受當讀作壽古人借用字或如此觀其銅色黯黑間以赭暈班爛古意可愛非三代無此物也

秦鐘

是器字畫皆作鸞鵠蛟螭之形頗類周蛟篆鐘銘多有不
可辨識角比周制短而無旋且無鈺鼓枚篆之飾形製若
鐸而絕小按周鳧氏所鑄有所謂大鐘有所謂小鐘爾雅
謂大鐘曰鏞中曰剽小曰棧而不言其量數樂律所謂有
之數由是觀之則此鐘豈棧之屬歟

商彝

是器純緣圈足皆作雷紋與夔龍相蹂蹙夫夔龍之起蟄必以雷而雷之興苟非其時則爲害矣彝者法也著之于文飾亦法之所在焉觀其銅色黯沁文鏤簡古雖無銘識可

考要之非商人不能辨也

商夔龍彝

是器純緣間及圈足皆作夔龍相環若循走之狀說文謂夔神魑也如龍一足蓋殘物之獸著之于器將以防患耳觀其文飾甚簡而制作簡古渾厚固不待較其銘載然後知其為商物也

周彝

是器純麗之質朴而不雕土花沁暈紅綠相間殊為美觀雖曰周器尚有商之遺風焉

商乳彝

是器通體皆作雷紋純緣及足飾以夔龍而腹間有乳環之制作精妙文質彬彬真商盛時物也夫乳所以養人者也過則失所養矣故又夔龍以戒其貪雷取其動作以時而已舉一器而衆理備古人取象于物之意豈不美哉

周蟠夔彝

是器兩旁作四夔蟠屈之象間以雷紋足間亦作夔龍飾之制作奇古土花青紫爛斑非周全盛時不能有此夫夔獸之殘物者也今蟠而不伸則所謂禽獸可係羈而遊蓋盛德之事也彝之為器所以享神于宗廟非盛德成功無以享也由是觀之先王取象命意豈徒為文飾而已哉

商子孫父辛彝

銘七字

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廩辛而此言父辛者未必其決為何辛也曰祈孫子則貽厥子孫之義歷觀古之彝器多矣以子孫名之豈以其承祖考之祀有在于是乎

周獸足鼎

是器耳腹純素緣與足皆作獸形素以示其朴獸以形其貪鼎之為象盡于此矣觀其制作頗與周獸緣素腹鼎相類其為周物無疑

周鼎

銘八字

是器銘載雖多未詳然觀其制作渾厚略不加文鏤之飾雖曰周器頗有商之遺法豈去商未遠餘風尙未泯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

周叔夜鼎

銘二十三字

叔夜者索諸經傳訖無可攷惟周之八士有叔夜焉豈其族歟曰饋鼎者如飼鼎餼鼎之類古人于器用所寓各有攸當饋則取滌飯之意焉是器耳作鼎形純緣飾以立螭首作啼狀形製篆鏤皆周物也

商父已鼎

銘三字

是器銘三字一字作禾形二字曰父已歷觀商器類取諸

形相似以爲銘識蓋書法未備篆籀未分故耳永有養人之義故取以爲飾者當以是爲義父則商之雍已也

商象形饗養鼎

銘一字

商之器銘多取象于物故有爲蠶形之類于鼎者爲犧形兕形之類于卣者爲龍形之類于觚者爲雉形之類于尊者雖曰書畫未分固應如此然古人取象命意莫不有理非徒然也

周南宮鬲

銘十二字

古之器銘以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爲辭者比比皆是也蓋昔人制器尤在于遺後世且欲傳守不失故以子孫爲

丁寧耳是鬲也而曰尊者與尊鼎尊敦同意觀其制作文鏤殆與周仲父鬲相似其爲周物無疑

商齊鬲

銘八字

古者稱字則曰伯仲叔季及其德邵則又稱父焉其曰作齊鬲者蓋于祭祀之齊而用之耳周帛女鬲亦曰齊鬲豈效法于此乎

周貫耳壺

是器腹足飾以雲雷饗養紋鏤簡古色若蒼玉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掣其制作非周人不能也

周饗養立戈壺

銘二字上爲立戈形下作鳥形

上古彝器制著以五兵者往往有之其意固可以類推也
鳥性至孝有反哺之德豈周宗廟之器所以致孝享歟觀
其紋鏤精緻通體作雷紋饗饗實為周物而規模制作頗
類商弓壺殆有所祖述耳

周方壺

古者用壺亞于尊彝為用則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是
器銅色紅綠間錯蟲鏤如古玉劍郁郁之文燦然溢目必
周之精工所為也

周壺

是器色幾渥赭而綠花萍綴純綠及足皆作雷紋文飾簡

易鬱有古風周初器也

周虢叔鬲

按春秋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
藏于盟府然則虢叔蓋王季之子文王之兄弟也虢以言
其國叔以言其字耳

周宰辟父敦

銘七十五字

按晉有公子周是為悼公此曰周者以悼公也悼公文襄
之後故有作文考之辭古者賜有功則必紀于彝器且以
告于宗廟如秬鬯二卣告于文王是也敦之銘亦曰用養
乃祖考者謂此

周父癸尊

銘六字

按太公呂望實封于齊其父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
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然則是器之作
其在哀公之時歟且銘者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
著後世者也故于父癸而言子者亦自名之而已

周季姬敦

銘十一字

按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聚娶季康子妹亦曰季
姬而文母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
季姬者必有一于斯也

周犧首鬯

二器皆以犧首為耳為鼻制作亦略相類惟大小色澤有
異耳蓋周物也

周刺公敦

銘二十八字

刺公雖不載于經傳然考諸彝器則有刺祖乙伯見于臚
敦之銘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以是推之刺公
必乙公族也曰用享用孝則又知其為宗廟之器耳

周獸耳鬯

二

是器形方而微匾與他鬯異文鏤簡古制作去商未遠必
周初物也

周寶敦

銘三字

金縢玉璠 卷之一
是器敦也而識曰作寶彝蓋先王之于器用未有不以常法爲貴耳觀其制作精巧之鑲精華非周盛時不能有此也

周孟皇父匱

銘六字

昔魯威公之後析爲三族曰仲孫叔孫季孫仲孫于威氏爲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故春秋每書仲孫則傳必謂之孟如昭公幾年仲孫纘如齊而傳謂之孟僖子如齊之類是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而姓則姬也十月之交詩云皇父卿士而釋者謂皇父字也此曰皇父亦豈孟之字歟

鐵網珊瑚卷之十終

